

专访金鸡奖获奖片《冰下的鱼》导演张力：

用“体感”致敬人生和父母

在北方老工业城市齐齐哈尔，年逾80的退休教师赵丽华想要去职工浴池洗澡，却多次被拒之门外，人到中年的儿子朱红兵上有老下有小，家庭本身已“内忧外患”，几经波折最终仍然无力为母亲拿到这张“通行证”……即将于5月23日全国上映的电影《冰下的鱼》讲了这么一个看着有些憋屈的故事，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在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。

该片曾荣获2021年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，时隔3年终于能正式和全国观众见面，晨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影片导演、编剧张力，请他讲述创作这部影片的宗旨和感悟，解读剧情和细节意象。

回到家乡
这是献给父母的电影

《冰下的鱼》中，曾主演《舞台姐妹》《山村姐妹》的老艺术家高放塑造了一位刚硬又令人感伤的老人形象，看似简单的需求想要实现却异常艰难。

另一边，周波饰演的儿子朱红兵为了帮助母亲实现愿望四处奔忙，同时还要面对职场上事业的瓶颈，工厂里“后浪”袭来“铁饭碗”难保，家庭中还要解决婆媳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，面对生理机能的尴尬变化，以及掏空老本给儿子北京买房的现实压力。

为何要写这样一个看着让人有些“窒息”又格外“人间真实”的故事？用60后导演张力的话来说，因为父亲职业的原因，他是在电影院长大的孩子，《天堂电影院》的前半部分就是他儿时生活的写照。后来在很多行业工作过后，最终在38岁仍然回到了熟悉的影视行业，完成儿时的梦想。

2016年，张力的父亲去世，让他下定决心要拍一部献给父母的电影，“我想到母亲80多岁了，她要去洗澡的话谁陪她去，这是一个实际问题。后来我就做了很多社会调查，尤其东北的老人在家是不愿意洗澡的，都愿意去搓澡，去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职工浴池洗澡，因为那里有他们的情感、青春和所有的记忆。”

故事的背景选在了张力的故乡齐齐哈尔，梅里斯湖的冬捕节、泡澡搓澡文化、国营企业的改制、酒桌上的人情世故、婆媳间的争吵方式、夫妻间的相处模式，剧情和细节都让观众感受到了浓厚的东北特色。

齐齐哈尔是导演生活了近20年的家乡，不过对于如今已经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张力来说，写当下的齐齐哈尔仍然有些距离，因此他在创作剧本时回去了几次，去工厂、宿舍、职工浴池采风，还带着主演周波体验生活。

“白天上午他就睡觉，中午他问我咱们体验生活体验啥，我说不着急你好好休息，下午三四点我们出发了，其实就是让他去跟我的朋友同学喝酒，在酒桌当中他一下就知道了，我要塑造的齐齐哈尔中年男工人是什么样的，他们怎么说话，表情动作是什么样的，他们又是怎样与父母朋友交流的。周波当时还和我说，很多导演都让我体验生活，但你是让我真正体验生活的人。生活是什么样的？就是烟火气。”

离开家乡多年后回到故里，张力的感慨正如这几年很多东北题材影视剧展现的那般，和一线城市相比，某些地方没落陈旧的街景难以找到曾经繁华的影子，“齐齐哈尔曾经是非常辉煌的城市，小时候非常繁华，不过这些年随着人口外流严重，尤其是中青年这个年龄段的骨干力量，大家上大学就很少再回来了，导致城市衰败得很快。”

《冰下的鱼》都是实景拍摄，片中陈旧的矮楼、逼仄的房间、脏乱的小巷，在齐齐哈尔这座三线城市，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，“起码我要表现的这些老职工还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可能很多观众会有一种反差感和落差感，惊讶于还有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。当然齐齐哈尔也有新楼和高楼大厦，但那是另一批人，是新贵或者说是新兴的分子和做生意的，他们会居住在那样的环境里。”

见证了家乡外在的变与不变，让张力欣慰的是，家乡人骨子里流淌的东西没变，还是那样豪爽仗义。

“不孝之子”
也是对一代人的诘问

有趣的是，《冰下的鱼》英文片名可直译为“不孝之子”，有些观众可能不理解，明明片中朱红兵一直努力想要帮母亲完成在职工浴池洗澡的愿望，在家庭中也承担着重任，他真的是“不孝之子”吗？

在张力看来，朱红兵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，用“不孝之子”其实是一个反语，也是对这一代人的一种诘问。

“朱红兵拼尽全力最后还是没有实现他母亲如此简单的小愿望，或者说他其实最终仍然没有理解母亲的所思所想。他的母亲要的不是一次洗澡，要的是存在感和生命的尊严，即一场有尊

严的告别。我们这两代人都是很传统的，孝道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，大家最怕别人说的就是你是不孝之子。我们都装作很孝顺或者竭尽全力去孝顺，但实际上大家可能都不在那个点上，你不知道老人要的是什么。就像朱红兵一样，他很无奈也很无力，但是他真的体会不到他母亲想要什么。”

母亲赵丽华想要“洗干净”自己从而有尊严地告别人世，儿子朱红兵为了达成母亲的愿望四处求人，又经历了多次“尊严扫地”的侮辱，《冰下的鱼》整部影片的核心其实就是尊严。

“实际上真正触碰大家底线的就这两字。包括我们生活中，路上谁碰了一下，你要道个歉就没事了，你扬长而去，就是你碰了我尊严这一底线，这电影也一样。”张力解释道。

同时，《冰下的鱼》里展现的赵丽华和儿女的亲子关系，也让很多观众感同身受。

比如她经常收到远在外地的女儿的衣服礼物，却在电话里和女儿逐渐无话可说，因为她更希望的是女儿能回来看看她；和儿子朝夕相伴，儿子却无法理解她的最终诉求，这样的隔阂需要沟通，更需要两代人一起去打破。

影片中还有很多展现复杂母子关系“极近又极远”的动人细节，比如朱红兵走进母亲的房间，沉默地站在窗前反复打响原本放在窗台上的打火机，这个设计就来源于张力本人的经历。

“我父亲离世以后，有一次我母亲正好出门了，我走到她房间的阳台上，看到窗台摆件下面压了一个纸条，纸条写着‘国卿（张力父亲名字），昨天我梦见你回来了’。戏里朱红兵打打火机就跟那时的我一个状态，我就站在窗台前想，我母亲为什么把这纸条压在窗台上，我就想到其实是因为他俩经常在这坐着聊天喝茶，看外面人来人往，所以她就觉得是不是他俩能在这有对话。”

影片快到结尾时，朱红兵实在没有办法让母亲进职工浴池，于是找了酒店开房，看到浴缸里母亲无法洗到后背时，毅然来到母亲身旁帮她搓澡的场景，堪称是全片最让人震撼的部分，但也有部分观众表示看完有些不适。

对此，张力认真解释道：“我希望对中国传统母子关系的探讨进行一些大胆突破。我们小时候当然跟母亲腻歪歪在一起都无所谓，但一旦你到十几岁以后，尤其是男生，他基本上跟母亲就慢慢成了男人和女人的两性关系。尤其是你成家以后，那就成了两家人，但是母子的血脉是永远相通的，所以我就想在这方面有一个大胆的触碰，而且母亲给孩子洗澡是正常的，但是儿女给母亲洗澡并不是常见的事。的确也有伦理问题在里面，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，如果母亲这样了，你会怎么办？”

影片结尾，暴雪将至，遭遇中年危机的男人朱红兵在铁轨上踉踉跄跄奔跑着，也被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无力前行，脸上挂满了无奈和茫然，正如片名“冰下的鱼”，几代人要面对不同困境，却同处在困顿撕扯的生命状态，映照出人性之幽微。

晨报记者 陆乙尔

冰下的鱼

FISH UNDER THE ICE

制图 / 潘文健